

我的“男”丁格尔老爸

杭一小学二（3）班 方晨轼

四月，百花报信换新时，我的爸爸终于从武汉抗疫的第一线回来了！

记得那天，新闻里滚动播放着上海援鄂医疗队凯旋的画面，我坐在电视机前睁大双眼，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寻找，希望从几秒的画面中找到爸爸的身影。我一边找一边急不可耐地问妈妈：“爸爸是不是很快就要到家了？”妈妈笑着回答：“还不行呢！爸爸还需要隔离。”

我等啊等啊，终于，在经过了14天的隔离后，爸爸回家了！我和妈妈用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许久未见的爸爸！

爸爸说，他负责的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重症病房，每天都需要零距离接触重症患者。令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第一天遇到的一位老奶奶。当时老奶奶病得起不来床，人也十分难受。爸爸便耐心地为她料理大小便、洗脸洗脚、喂饭擦身……由于重症患者大多是年迈的老人，吞咽慢，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吃完营养餐，所以爸爸每次都耐心

地一口一口喂饭，让他们尽可能地多吃一点，提高免疫力。

爸爸还告诉我们，由于重症监护室需要24小时不间断看护，所以需要医护人员分成小组，根据排班进入病房。只要爸爸上班，就是一组班的领队，需要负责所有的事情。一个班次4小时，爸爸一上班，就一头扎进工作中，经常是5个小时待在里面，直到所有事情确认完毕，交接妥当后才离开。

我坐在一旁似懂非懂地听着爸爸妈妈的对话。妈妈也是一名一线护士，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，虽然有许多专业的术语我并不十分明白，但我知道，爸爸这次去武汉，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份救死扶伤的护士工作，他也是全天候帮助病人吃喝拉撒睡的护工、是时常宽慰为病人树立信心的朋友。

“爸爸，你觉得辛苦吗？”听了许久，我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
爸爸妈妈一愣，笑了，爸爸问：“晨晨，你知道什么是医生的天职吗？”

我不解，爸爸妈妈摸了摸我的头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

去安慰！”

爸爸说，不久的将来，就带着我和妈妈一起去武汉，去看看那座他曾战斗过，保卫过的城市。我们可以去品尝美味的热干面，去登崔颢笔下的黄鹤楼。我真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！